



簷曝雜記

中

杭

15
117
2



節
門 117
號 2
卷



簷曝雜記卷二

杭應龍先生

余十餘歲頗能作時文如明隆萬間短篇一日可得四五首先府君子容公觀其文義謂他日不患不文而經書尚未盡讀遂不令復作專以讀經爲業十四歲始發筆爲之輒有發揮處十五歲先府君見背余童騃專弄筆墨學作詩古文詞賦四六之類沾沾自喜而舉業遂廢有杭應龍先生與先府君交最厚憫余孤露謂不治舉業何以救貧乃延余至家塾課其幼子念吧而使長君杏川次君白峰拉余同課二君久以舉業擅名者也

山文淵公舊古文之學景陽湖趙翼雲崧



余時年十八猶厭薄不肯爲至冬有莊位乾明經移帳於杭課先生從子廷宣書舍與余同一廳事日相愆患始勉爲之然馳騁於詩古文者已數年一旦束縛爲八股轉不如十四五歲時之中繩墨矣明年補諸生遂不得不致力後藉以取科第得官皆應龍先生玉成之力也及余得中書舍人以歸而先生已不及見余有詩哭之云我歸但有徐君墓公在曾憐趙氏孤至今猶抱痛焉

汪文端公

汪文端公詩古文之學最深當時館閣後進羣奉爲韓歐

上亦深識其老於文學歿後

結 上以詩哭公有云贊治嘗資理論文每契神公之所以

主知者可想已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二十三年公歿凡八九年此八九年中詩文多屬草每經公筆削皆愜心屢理不能更易一字嘗一月中代作古文三十篇篇各彷彿一家公輒爲指其派系所自無一二爽此非遍歷諸家不能也金鼇玉竦橋新修成橋柱須鐫聯句余擬云玉宇瓊樓天尺五方壺員嶠水中央自以爲寫此處光景甚切合公改尺五作上下二字乃益覺生動卽此可見一斑矣公又好獎借後進余嘗代擬東

岳廟聯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已進御奉硃筆圈出公方繕書適金檜門總憲至謂必出自公手公曰非也乃門人趙雲崧所集句耳又嘗代和御製司馬君實玉印詩中一聯云不名符宿望比德稱高賢亦非甚佳句

上命內監持示南書房諸臣謂畢竟汪由敦所作不同諸臣皆宜師事蓋諸臣皆說成名印此獨云不名於君實二字較切耳諸臣皆諛公公又以余答其說項如此及公歿諸公皆以公故物色余謂公所捉刀者必好手也及屬草持去其所擊賞者未必佳而著意結構處轉或遭竄改於是益嘆此中甘苦固非淺人所能識余初

序公集有云公死而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而翼遂無復知己之望由今思之安得不潛焉出涕也

傅文忠公愛才

傅文忠文學雖不深然於奏牘案卷目數行下遇有窒礙處輒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愜事理反覆思之無以易也余嘗以此服公公謂無他但辦事熟耳尹文端以南巡事隔歲先入覲公嘗命司屬代作詩相嘲中有句云名勝前番已絕倫聞公搜訪更爭新文忠輒易公字爲今字便覺醞藉可見其才分之高也文忠不談詩文而極愛才余在直時最貧一貂帽已三載毛皆拳

縮如蝟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門外小直房獨呼余至探懷中五十金授余囑易新帽過年時已殘臘卒歲資正缺五十金遂以應用明日入直依然舊帽也公一笑不復言嗚呼此意尤可感已

觀總憲愛才

總憲觀公保最愛才余初不相識也扈從木蘭有宮詹溫君屬余代和御製詩數首溫卽公壻也公與溫皆扈從公見溫詩詢知爲余作卽令溫致慇懃明年再扈從公先過余卽以捉刀諉誑自是公應制之作皆以相屬後余入翰林公爲掌院派撰文定京察一等皆公力也前輩畱意人材不遺葑菲如此

大臣身後邀恩之例

汪文端師兩子今少司農承需前龍川令承需皆余授業弟子也師一日忽語余桐城張文和公先以得罪歸今旣歿

上仍遵

世宗遺詔還其配享鉅典恩莫大焉其子學士君自宜泥首闕廷奏謝乃寄聲問余應入京否抑或循故事呈本籍巡撫代奏毋乃不知事體余始知大臣身後有卹典其子例當謝恩而生前官禁近受眷最深者尤當詣闕謝也及師歿長君郎中承沆本蔭官旣扶柩歸奉恩綸葬祭如禮歲庚辰服闋赴京補官而病歿於

揚州吾師身後遂無復登仕籍者承需以書來告余忽憶師前語因令其以需御賜祭葬來謝萬一蒙需恩旨或可得一官遂作書趣需來而需亦至余爲白於傅文忠文忠訝其以何事來余告之以故或因此得蒙需恩授一內閣中書文端一脈不墜矣文忠喜曰此可謂善於覓題明日卽代爲奏方是時京師諸公卿皆以爲文端旣歿其子復何所望而貿貿來也雖舊在門下乞餘光者亦目笑之次日

上至瀛臺奏甫入

上卽命內監高姓者出問汪由敦二子在此朕欲一見已而又一內監秦姓者出傳旨帶領引見及需駕出

二子迎輿前免冠叩頭謝

上駐輿垂問奏對畢

上意似不甚嘉許因問二人履歷奏云皆監生試而未中

上曰汝明年可再試試而不中可再來文諭畢輿已行

文忠奏云明年乃會試此二子皆監生不能入禮闈

上命各賞一舉人理藩院尙書富公德來傳旨率二

子叩謝而文忠以余先有內閣中書之語未得遂也又奏云小者無所能大者書法似其父

上又命以前賞其長子之蔭官賜需而賜需舉人於是

文忠來傳旨又率二子迎輿謝一刻間凡三叩頭而

需得戶部主事轉過於內閣中書矣是日滿朝大小臣工無不感

聖天子垂念舊臣恩施逾格有泣下者兼頌文忠之垂憫故人子弟而并以余爲有畫策之能抑知此事實因師前論張文和語而觸發之然則吾師前語其有意乎無意乎由今思之竟如樗里子之智能計及身後者吾師真哲人也自余爲二子創此例後裴文達錢文敏王文莊諸公歿其子皆仿此得授內閣中書云

辛巳殿試

辛巳殿試閱卷大臣劉文正公劉文定公皆軍機大臣也是科會試前有軍機行走之御史睦朝棟上一封事

請復迴避卷卽唐人所謂別頭試也

上意其子弟有會試者慮已入分校應迴避故預爲此奏乃特點朝棟爲同考官而命於入闈時各自書應避之親族列單進呈則睦別無子弟而總裁劉文正于文襄應迴避者甚多是歲

上方南巡啓蹕時曾密語劉于二公畱京主會試疑語泄而睦爲二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結交近侍例坐以大辟於是軍機大臣及司員爲一時所指摘且隔歲庚辰科狀元畢秋帆榜眼諸桐嶼皆軍機中書故輩語上聞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佔之說及會試榜發而余又以軍機中書得雋傳文忠爲余危之語余不必

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適兩劉公又作閱卷大臣慮其以避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兩劉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將定進呈十卷文定公慮余卷入一甲又或啓形迹之疑且得禍乃遍檢諸卷意必得余置十名外彼此俱無累矣及檢一卷獨九圈當以第一進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紙條閱卷大臣各以圈點別優劣於其上是歲閱卷者九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公細驗疑是余以語文正文正覆閱大笑曰趙雲崧字迹雖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蓋余初入京時曾客公第愛其公子石庵書法每倣之及直軍機余以起草多不楷書偶楷書即用石庵體而

不知余另有率更體一種也文定則謂遍檢二百七卷無趙雲崧書則必變體矣文正又覆閱謂趙雲崧文素跡跡不羈亦不能如此謹嚴而文定終以爲疑恐又成軍機結交之局兆將軍惠時方奏凱歸亦派人閱卷自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爲記但圈多者卽佳至是兆公果用數圈法而惟此卷獨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第一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

上親定甲乙然後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傳集引見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見拙卷係江南人第二胡豫

堂高望浙江人且皆內閣中書而第三卷王惺園杰則陝西籍因召讀卷大臣先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皆對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則未有

上因以王卷與翼互易焉惺園由此邀

宸眷翔步直上而余僅至監司此固命也然賤名亦即由此蒙

主知臚傳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獨掛數珠

上陞座遙見之後以問傅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

數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

上心識之明日諭諸大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

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尙未有今當西師大凱之

後王杰卷已至第三即與一狀元亦不為過次日又屢

言之於是鄉會試翼皆蒙欽點房考每京察必記名

及授鎮安府赴滇從軍調廣州陞貴西道無一非奉

特旨

上之恩注深矣向使不歸田受恩當更無限尋以太

恭人年高乞歸侍養凡五年丁艱又三年在家之日已

久服闋赴補途次又以病歸遂絕意仕進此固福薄量

小無遠到之器亦以在任數年經歷事端自知吏才不

如人恐致隕越則負恩轉甚是以戢影林下不敢希

榮進也

偶閱閩書載紹興八年廷試初以黃公度為狀元陳

俊卿次之高宗召問二人鄉土何奇輒生二卿黃對曰子魚紫菜荔枝蠟房俊卿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高宗曰公度不如卿遂賜俊卿第一瀛奎律髓記宋高宗自丁未至壬午所取首甲科者十一人一丞相一樞使三尚書五從官惟公度以忤秦檜即被論歸至檜死召為考功郎中而卒是其命本不應顯達故登第之始即遭挫折此預兆於幾先者也

殿試送卷頭

殿試前有才之士例須奔競以所擬對策首二十餘行先繕寫送諸公之門卷內有當切題處固不能預擬而頌聖數語則不拘何題皆可通用也謂之送卷頭延

攬者即以是默識之然亦須視閱卷大臣之為人當兩劉公主裁數科則營進者轉或被擯辛巳科余固慮及此而不使知矣癸未新進士褚筠心及余門人董東亭潮本一榜中巨擘詩文楷法輪魁有餘東亭惟恐不得前列余告以兩劉公不可干以私且其衡鑒自精有才者亦不必于余往事可驗也東亭竊以為不然而吾鄉少司空劉圃三先生好汲引與文定又從兄弟也特為東亭送卷頭文定既入閱則先覓東亭卷謂同列曰此吾鄉董潮也文正亦覓筠心卷出示曰此吾向日延請在家修書之褚廷璋也兩人遂不入十卷褚卷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而十卷進呈者或轉遜焉此又因營求而

失之者也。然兩劉公歿而不受干謁之風，又令人思矣。

武闡

武闡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擡高一字，則凡泛論古今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擡寫。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入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闡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汪劉二公文學

汪文端師應奉詩文門生有才者，或為代作，可用即用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劉文定公亦令諸門生撰稿，却不肯襲用一語，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爐錘，改製而用之，蓋為刻稿地也。於此見文端之大，亦見文定之精。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劉文正公臨事雖頗剛急，然實有釐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辛已歲河決，陽橋公奉命往塞決口，時奪流者數百丈，埽工薪水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畱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見薪

車千百輛環列河干私問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館亟請巡撫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縛縣丞來欲先斬然後入奏巡撫及司道以下爲之長跪良久始釋而數千輛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此雖細事亦可見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腳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鉄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

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

程文恭公遭遇

仕宦進退莫不有命余外舅程文恭公爲禮部侍郎時在班行中無所短長方疑侍郎一席亦不能久會明園失火舉朝大臣咸趨救公踉蹌入正值上坐小輿出文恭跪道左請

聖安而先入及後入者皆未得見也上遂心識之明日賞救火諸臣幣物特命給一分自是

邀

聖眷游歷吏部尚書拜大學士爲一時賢相其端皆自
救火之日起

兩中鼎魁

王新城記康熙中有中進士被革後再中進士者乾隆
年間有馬全者山西人已中武探花由待衛出爲參將
與同官相爭詈被劾革職入京在九門提督衙門充兵
又應鄉會試中式庚辰殿試竟得狀元凡兩得鼎魁亦
奇聞也後官至提督征金川戰歿

相宅董仙翁

董華星達存吾邑人壬申進士精六壬奇門術相宅尤
奇驗壬申將會試須僦宅貢院前余與之約同寓矣時
余客座師汪文端公第公爲余賃一宅余不敢却乃囑
內弟劉敬輿偕董寓董所親擇也又有吾鄉符天藻亦
附焉二場後余詣董私問其寓內當中幾人答曰三人
俱可雋恐符君或失之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
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果董劉俱成進士余與符落第
又江蘇巡撫莊公有恭延之相衙署董爲改葺數處旣
落成公將出堂視事董止之爲擇一吉日時而出屆期
坐甫定轅門外忽傳鼓報喜則加宮保之信適以是刻
至矣今藩伯康基田令昭文以家中有子弟應秋試預
叩董董詢其先塋何向教以塋之某方立一燈竿子弟

中某年生者當發解已而果然他奇驗多類此人皆稱董仙翁

揣骨史瞎子

術家又有揣骨聽聲之法多瞽者爲之北史高歡未遇時與司馬子如等逐赤兔遇盲嫗自言善暗相因徧捫諸人言皆貴而俱由歡齊文宣帝試皇甫玉相術以帛巾祿其目使歷摸諸貴人無不驗齊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聽聲文襄令劉桃枝趙道德等列試之言皆中五代史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

天下復何疑哉遂反後守貞敗符氏爲周世宗繼室果爲皇后此揣骨聽聲之見於史傳者也近時亦尚有精其術者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女子則聽聲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文襄赫德相國方非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爲之師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此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偃偃到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譎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

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托君是時幸勿忘今日言當力爲拯之已而或進史於奏士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旨發遼左爲民至今上御極之十年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公果爲刑部尚書乃檢史舊案則係特旨發往不載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既入京仍客於文端第則益韜晦不肯言禍福矣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卽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爲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

無何文端爲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共以史言爲妄矣其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得主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尙多不勝縷述也

兼管部務

一部有滿漢兩尚書四侍郎凡核議之事宜允當矣然往往勢力較重者一人主之則其餘皆相隨畫諾不復可否若更有重臣兼部務則一切皆惟所命而重臣者實未嘗檢閱也但聽司員立談數語卽書押而已故司員中爲尚書所倚者其權反在侍郎上爲兼管部務之重臣所熟者其權更在尚書上甚至有尚書侍郎方商

權未定而司員已持向重臣處畫押來皆相顧不敢發一語昔人曾奏請親王不可兼部務蓋有所見也

軍需各數

上用兵凡四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三月止共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實銷六百五十八萬移駁一百一十七萬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共軍需銀二千三百一十一萬實銷二千二百四十七萬行查未結六十三萬三十一年用兵緬甸至三十四年共軍需銀九百一十一萬三十六年用兵金川起至四十二年止共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以上係章湖莊在戶部軍需局結算之數五十二年臺灣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萬鄰省撥五百四十萬又續撥二百萬又撥各省米一

百十萬並本省米三十萬石加以運腳約共銀米一千萬

京官趨勢弔喪

傅文忠公扈從熱河而其兄總憲廣公成歿於京文忠乞假歸治喪廣公家受弔之期凡三日已遍訃矣其最後一日則文忠到京日也前兩日遂無一人至者文忠到則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者亦以文忠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里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

鐘表

自鳴鐘時辰表皆來自西洋鐘能按時自鳴表則有針

隨晷刻指十二時皆絕技也今欽天監中占星及定憲書多用西洋人蓋其推算比中國舊法較密云洪荒以來在璿璣齊七政幾經神聖始洩天地之秘西洋遠在十萬里外乃其法更勝可知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羲軒巢燧已也鐘表亦須常修理否則其中金線或有緩急輒少差故朝臣之有鐘表者轉悞期會而不悞者皆無鐘表者也傳文忠公家所在有鐘表甚至謙從無不各懸一表於身可互相印證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門之期公表尙未及時刻方從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

銀杏樹

嘉慶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常州府學大銀杏樹一株腹中忽發火從隙處迸出青綠色有四五蛇冒火出初十日辰刻方熄樹仍無傷葱鬱如故按李戒菴漫筆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學銀杏樹西南一枝忽火發竅中燄燄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樹亦無害未知今被火之樹卽嘉靖中被火之樹耶或謂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學有華鑰中解元今歲非會試之年俟日後驗之

唐末董昌反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僭號

見吳越備史

元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僭號

見庚申外紀

老境

昔文徵明八十七歲時嘗自謂燈下猶能作蠅頭細書作畫猶能爲徑丈大幅足見其老而強壯神明不衰余今年亦八十六矣旣不能書又不能畫以詩遣日亦安得許多詩思惟范蜀公景仁言端居靜坐不起念慮雖兒童喧譁近在咫尺亦不見聞黃山谷謂景仁深於學佛故得此養閒之法而余則浮躁性生此心不能一刻不用又安能竊景仁之緒餘也

梨園色藝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爲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

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本淳歿後方爲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時頗窘李且時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近年聞有蜀人魏三兒者尤擅名所至無不爲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余已出京不及見歲戊申余至揚州魏三者忽在江鶴亭家酒間呼之登場年已將四十不甚都麗惟演戲能隨事自出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較勝云

京師偷拐之技

都門繁會之地偷兒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吾鄉董某

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衣冠者二人自外來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而錢爲其人之同伴者撮去掛於肩揖畢問姓氏其人故驚愕作誤認狀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錢已失撮錢者尙立於旁反咎之曰戲館中有錢豈可橫於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之錢卽其錢也董熟視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號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兩美相顧頗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郎口忽爲小刀劃破

狐祟

京師多狐祟每佔高樓空屋然不爲害故皆稱爲狐仙余嘗客尹文端第其廳事後卽大樓樓下眷屬所居樓之上久爲狐宅人不處也嘗與公子慶玉同立院中日尙未暮忽有泥丸如彈者拋屋而下凡十數丸余拾其

一仰投之，建瓴之屋，宜卽拋下矣。乃若有接於空中者，不復下，亦一奇也。余僦屋醋張衙，其屋已數月無人居。初入之夕，睡既熟，忽夢魘，若有物壓於胸腹者，力掙良久，始得脫。時月明如晝，見有物如黑犬者，從牕格中出，明日視牕紙絕無穿破處。先母命余夕以二雞卵一杯酒，設於案，默祝焉。詰朝卯酒俱如故，而其物不復至。

洪經略行狀

先輩嘗言洪文襄公承疇當明崇禎十五年松山被陷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特賜祭九壇，其子弟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遍傳人間。順治元年

從入關，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出經略江南諸省，逋寇以次削平。後再出經略楚粵滇黔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歸朝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爲一本云。

李太虛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

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為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汚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為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編修

徐健菴

先輩嘗言徐健菴

乾學

在康熙中以文學受

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峻籠絡人才為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衚衕後生之欲求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使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為延譽當時繩匠衚衕宅子僦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數人不可失也及夕則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

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楊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捏名帖遍街市聖祖聞之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徐謂毋恐姑晚飯去翼日有稱賀於上前者謂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規人心歸附可為有道之慶聖祖默然遂置不問蓋卽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日具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閹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名達徐而已閹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畱見之其人故作踏蹶狀謂吾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為逡巡

不敢言固問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入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

聖祖知眷時尙未有軍機處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賡和詩句而已地旣親切權勢日益崇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襍被進彰義門後爲明相國家司閹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人司閹以江村對卽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

既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
 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
 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官廷事皆得聞或覘知
 上方閱某書即抽某書翻閱偶
 天語垂問輒能對大
 意以是

聖祖益愛賞之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
 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伺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
 村直入門若為弗知也者客皆使謙從偵探盥面矣晚
 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
 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
 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聲勢赫弈忘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
 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襍
 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若干即可得其招權納賄狀
 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臣蒙
 主眷故有餽遺絲毫皆恩遇中來也
 聖祖笑頷之後以忘者衆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令攜
 書編纂以榮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

按宋史盧多遜為相時太祖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先白已輒通夕閱之遇
 上問書中事應答無滯魏書溫子昇先為廣陽王淵家馬坊中教奴子晝嘗作
 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因訪焉由
 是名譽稍起按此二事高江村絕相似

王雲錦

雍正中王雲錦殿撰元日早朝後歸邸舍與數友作葉

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局不成遂罷而飲偶一日入朝

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對

上嘉其無隱出袖中一葉與之曰俛爾終局則卽前所失也當時邏察如此雲錦孫日杏語余云

